

思旋天地

思旋

持續十年爭取正名為大學的香港教育學院(簡稱教院)，上星期終於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開綠燈，有機會升格為大學，成為全港第一間以教育為主的大學。其實正名與否，教院實際上已經是一所大學，因為教院開辦了一系列學位課程，包括博士課程，其畢業生已獲國際證書大學資歷，而且教院的教學及研究實力亦獲國際認同。今年公佈的世界大學學科排名調查中，教院在教育領域的排名由去年排在五十位至一百位之間，躍升至全球第十五位，在亞洲區更排名第二，如今教院正名為大學，稱得上是名實相符。

對於教院正名，教院正就校名收集意見，主要在「香港師範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兩名爭持。「教育大學」或「師範大學」二取其一，師範意指教師範疇，培養技能性為主，但教育不同，教育包含建立態度及價值觀，以生命感動生命，影響甚深，就是以愛育人。

「教育大學」或「師範大學」?

不同的，是不如其他地方教育或師範大學，如：工商管理、工程等。內地的師範大學便屬於此類型，例如前身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北京師範大學，先後增加了理論物理、固體物理、電化教學、電腦科學、心理學等學系，致力成為具綜合性、有特色、科學性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學。二零零九年，教資會對教院正名，其中原因是教院只有教育一個科目，不夠廣泛。無可否認，教院多年來一直專注教育學科，只開辦與教育相關科目，然而正因為如此，教院使命清晰，設有教育專業和各學科領域的院系，培訓教師，並非只供單一學科。所以師資培訓為主的大學，對香港至為重要，尤其對香港能否發展為區域教育樞紐有重要影響，讓教育學科重新定位，使其基礎得以更全面的輕視師資培訓，社會最終會付出代價。(北齊書主新書)：「楊慎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以德育人，方為師表。

取消粵語與弑父情結

琴台聚

胡野秋

伴隨着方言的存廢，爭論數十年如一日地延續至今，一路爭着爭着，方言也就一路式微着，普通話也就一路高歌凱旋地前進。最新一輪波瀾，來自廣州。日前，廣州市政協提交「關於進一步加強軟環境建設的建議」，提案廣州電視台可在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的時段內增加普通話播音，以適應來穗參賽和旅遊的國內外賓客語言環境的需要。這個建議就像朝瀾鍋裡澆水，一時炸了開來。網友驚訝「粵語淪陷」。官員馬上出來「闢謠」，說還只是在網上調查階段，建議是要求廣州電視台減少粵語播音，增加普通話播音，只是「減少」，不是「取消」云云。

解釋來解釋去，在我看來都差不多，「取消」從來都是從「減少」開始的，電視台播放時間是此消彼長的，你減少了這個，自然就增加了那個，減少的這個終究會愈減愈少，最終將歸於無，所以從「減少」到「取消」也就一步之遙。

粵語非我母語，但我卻站在保護粵語的陣列中。原因很簡單，我們在粵地聽不到粵語，那麼我們總有一天回到故鄉，也聽不到我們的母語。因為官樣的理由有總有驚人的相似，比如「加強軟環境建設」，我很奇怪，難道綿延數千年的粵語到了今天竟然已經不利於軟環境建設了？廣州要的是什麼樣的「軟環境」呢？全民都說普通話，我們的軟環境建設就好了嗎？

本人從來都不反對普通話，自己也操一口還算過得去的普通話，作為國家級的「官話」當然要普及，但普及普通話就意味着要廢除方言嗎？普通話的歷史很短，只有幾

隨想

興國

今年的國慶，有兩場音樂會，一場是傳統的，另一場是為青年而增加的，十月二日晚上在紅館舉行，採售票方式，票價特別便宜，分五十港幣和一百港幣兩種。可能是青年音樂會，又請來韓國人氣組合，所以票剛開售便已全數售清。

辦一場演唱會

韓國人氣組合，要談演出，必須完全依足他們提出的合約，一個字都不能更改。可能一切都談妥了，一算演出日期，對不起，沒空檔，就飛了。簽約了，還是有問題，因為深受歌迷歡迎的組合，答應的比是唱三首歌，觀眾到時大叫再來一首，怎麼辦？如果事前沒想到，合約未訂明，便再談加唱一曲的價錢。

而且這是場「國慶青年音樂會」，國慶嘛，唱不唱國歌？奏不奏國歌？今年又發生大球場上年輕人喊國歌的情況，如果在音樂會時再現，怎麼辦？這種「擺苦臉辛」，又可能兩面不討好的事，在籌備單位為年輕人的喜好而設想下，克服重重困難，值不值年輕人界個讚？

十年，主要功能是為了交際。但交際不是語言的唯一功能，語言還有很多同樣重要的功能，比如「標識功能」，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群體往往通過語言來「標識」本民族、本地區與其他民族、其他地區的區別。語言還有「文化錄功能」，語言對自身歷史文化進行記錄和傳播，語言裡有太多的歷史信息，例如語言學家從天津話的音韻特徵考察出其與安徽沿淮地區的淵源關係，最後得出早期天津人是安徽移民的結論，而且最終得到了史料的佐證。假如有一天，普天之下莫非「官話」，那我們的某些歷史源流研究就得戛然而止。

你叫我如何為你選擇

鍾倩

靜一下，吃點東西，好好想想。」她小聲地應答。那天晚上，我的腦海裡全是這件事。我很同情向東，他一直在努力工作，說給母親治病，他的孝心令我無比感動。我不願看到他獨自承擔家庭變故，或者說，不希望他在遇到人生坎兒的時候，能夠有個人給予他一些安撫，而能給他安撫的人就是小然。然而，我沒有任何權利去勸小然去送他母親一程，盡一份孝心，哪怕不是準儿媳，將來他們走不到一起，那麼也會問心無愧。

心理學家李子勳說過一段話，非常耐人尋味：「人的一輩子都在完成自己，你經歷得愈多愈豐滿。不要為經歷過的東西而後悔，經歷的東西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摔了、跌了、損失了、被人拋棄了都是重要的經歷，都是生命中燦爛的東西。當你有任何體驗當作資源來看時，什麼事都不再是重大事情，你都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對。」

所飽受的生命痛苦、所經歷的兩難選擇、所遭遇的種種苦難，都是我們用來「交學費」的。因此，那些艱難選擇，也最終成就了我們——這就是成長，也是療癒。成長，要拔節，拔節意味着會疼痛；療癒，要回歸自我，自我意味着傾聽內心的聲音。這些，都是我們的功課，也是心靈的砥礪。選擇，正是砥礪的過程。勇敢地選擇，才會尋找到出口。



心理諮詢不是靈丹妙藥。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莫文蔚兄長莫理斯，研究3D打印市場多年，終於有了成果。他開辦了「奧庫3D」網上精品店，其中一件精品，就是英國設計師的3D打印「兩顆心」——「兩顆心」的主人，這所當然成為這件「兩顆心」的主人，這第一批3D打印首飾。

莫理斯本來是搞3D資訊網站的，怎麼一下子搞起3D網上精品店呢？他說，因為有了資訊網站，因而和外國3D打印業界有了聯繫，認識了不少3D打印設計及製作人才，因而造就了合坊上網店瀏覽一下。網址：www.aku3d.com

文化人與吃

連盈慧

這兩三年傳媒有關「吃」的節目，多到鋪天蓋地之餘，更引發很多文化人談飲食，幾乎十個文化人裡有三個，總有四個經常寫食經，業餘食家搶了專業食家不少風頭，給人印象，好像文化人都談飲食，上了年紀的，尤其吃得興高采烈。

愛鄉土和愛國家

呂書練

全國港澳研究會聯同本港多個研究機構周日前舉辦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論壇，會長陳佐洱先生致辭「去香港」去殖民地化」，反而「去中國化」，使得「國」之「國」，「國」都受到傷害」成為熱話，一時之間，各派派員都出來回應，大都為香港說好話，指港人並不懷念殖民地，更不會去中國化。這是實話。

忽然有個年輕的，放言不太重視飲食，就教人覺得奇怪了。事實也不奇怪，年輕人通常都吃得簡單，八十後、九十後那一代多「有機餐」，有了手機伴食，什麼到肚都不重要了。老人家才認真要吃得好，不少領過長者卡的都有吃一口徑：「一把年紀了，不吃好一點，怎對得起自己！」說得開心，聽入耳中，甜中就有一股酸澀。

真話不動聽，其實用心良苦，乃對香港今日困境感到痛惜，有心提醒，實屬善意。陳君後來引用舊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的歌詞來說明國家和家的關係是貼切。其實，無論是「有國才有家」，還是「有家才有家」，國家和家都是分不開的，愛鄉土和愛國家也不矛盾，只是，年輕一代國家觀念薄弱，也沒經歷過苦日子，從新聞上看到內地一些不好現象，情緒容易受影響。其實，一個人愛自己成長的地方，要保護家園，本來就值得欣賞，本土情懷也一直蘊藏在藝術作品中，那是文化特色。然而，今日突然冒起的所謂「本土派」卻是打着「本土旗幟」而做排斥外，尤其是侮辱港人的事，則令人痛心。